

在新疆的一次展览会上,展出了数百枚被收缴的手雷

“东突”头目艾山和他的组织

艾山·买合苏木不久前在巴基斯坦安古尔阿达镇被击毙,他参与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2002年9月11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他本人也一直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通缉范围之内。

有报道说,艾山当时躲在距离阿富汗边境只有5公里左右的巴基斯坦南沃齐里斯坦部族区的几幢泥墙筑的部族房子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说,这一地区长期为巴基斯坦、美国等国家关注,因为他们曾怀疑这里是“基地”组织的高层,甚至本·拉登本人的活动区域。

艾山与本·拉登关系紧密,而中国公安部前不久宣布正式认定包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内的4个组织为恐怖组织,11人为“东突”恐怖分子,其中的头号人物就是艾山·买合苏木。

艾山原名艾山·苏木提,新疆公安厅某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买合苏木”只是一种宗教尊称,类似于“大师”的意思,在维吾尔语里指那些有宗教知识的人。艾山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他的经历:由普通的学经弟子逐渐成长为在宗教中有较高地位的人,受狂热宗教思想、极端民族思想的影响,利用宗教从事恐怖活动。对艾山而言,这些恐怖活动的载体即是所谓的“东伊运”。

中国官方指出,近年来,“东伊运”在境外建立基地,培训暴力恐怖分子,不断派人潜入中国境内,策划、指挥恐怖破坏活动,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从事反恐工作的官员对记者说,艾山被击毙对“东突”组织是个打击,但这些狂热分子不会因为一个头目被击毙而放弃恐怖主义,他们对抗的程度不但不会减弱,甚至成员的复仇心理可能还会加强,因而中国的反恐也更要做好长期应战的准备。

从中国反恐的角度看,这一次公布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名单也并不只是简单的信息发布。有关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希望由联合国来公布这些恐怖组织,但由于一些国家对恐怖组织认定的标准不同,目前只有“东伊运”被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为恐怖组织。我们经过长时间斟酌后,才态度慎重地披露这四个组织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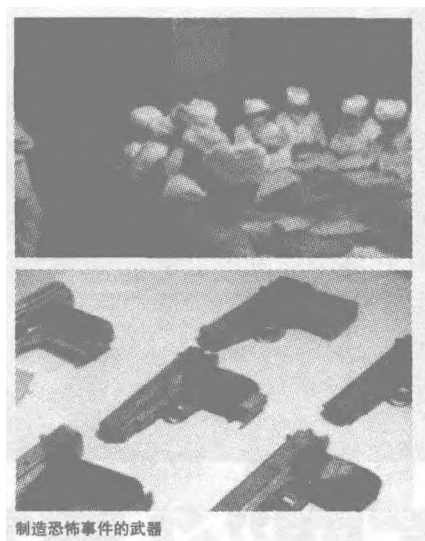
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反对恐怖主义也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因此,中国公布这批名单被普遍称为是一种“高调”行为。公安部反恐局副局长赵永琛接受采访时也有相同的表述,他说,中国政府愿意与国际社会开展反恐合作,中国政府同样希望国际社会对中方打击恐怖活动给予支持。

有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说,2004年1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将成立秘书处和专门的反恐机构,这将是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步骤中的重要一项。公安部官员说,此次名单发布后,得到了相当多国家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到底是否会成为类似上海五国组织这样的区域间合作还是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还不清晰。

无论如何,有专家指出:“中国这次公布艾山和‘东伊运’等恐怖分子及恐怖组织是要表明中国在国际反恐中的态度,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并对其进行打击。而具体的组织和名单的公布,将使这种态度更有说服力,明确了‘打有目标,防有重点’。”

出道

艾山·买合苏木第一次进入到当地警方视线时,已经快



30岁了。警方人员对记者描述说，艾山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甚至他参与一些暴力活动都不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因此警方说，最初对他是抓了放，放了又抓。

其实艾山30岁之前，已经参与制造了几起震惊中外的恐怖事件。

阿巴白克吾斯曼1990年任阿克陶县某公安局副局长，亲自经历了“巴仁乡暴乱”：一伙暴徒蒙蔽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杀害武警官兵，围攻巴仁乡人民政府。该年4月5日，暴徒先是公开骚扰工作人员，围攻乡政府，继而抗拒公安民警、武警官兵进驻巴仁乡。在公安干警执行搜捕首要分子的行动后，暴徒包围了巴仁乡人民政府，残酷杀害了6名执行任务的武警官兵，手段特别残忍。

官方资料说，这次暴乱是“东突伊斯兰党”组织策划的恶性恐怖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鼓吹‘圣战’、‘消灭异教徒’，叫嚣要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恐怖分子劫持了10名人质要挟政府，并在交通要道炸毁两辆汽车，残杀6名武警官兵，还用冲锋枪、手枪等武器向被围困的政府人员射击，投掷炸药包、手留弹。”

艾山那时并非“东突伊斯兰党”成员，他那时是“伊斯兰真主党”的骨干，“伊斯兰真主党”在当时是一个人数不多毫无名气的组织。

但艾山的角色后来显然上升得很快，他的名声随着1991年沙雅县“11·13”农业银行运钞车抢劫案和1993年6月17日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大楼被炸案而提高。

在运钞车抢劫案中，在艾山直接策划下，他们在当地截取了50多万元的资金。1993年农机大楼被炸案中，有两人被炸死，这起恐怖案件直接由艾山手下执行。记者在喀什地区公安局的图片展上看到了被炸现场图片——四层的农机大楼被炸出直径约5米的大窟窿，二楼到四楼的五六个窗户全部被炸没了。据喀什公安民警介绍，农机大楼位于市中心，在

当地是比较热闹的场所，犯罪分子在大白天提着包裹好的爆炸物，放到楼里就离开了。由于这里白天来往的人多，谁也没有在意。在事件发生后，给当地百姓带来的恐慌比较严重。

那时艾山在组织中的地位，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伊斯兰真主党”的头目。另一种说法是：他那时候负责给学徒讲经，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个组织中始终担任着骨干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东突”恐怖势力为培训骨干，扩大恐怖组织，在新疆境内，尤其在偏僻地区秘密建立训练基地相当普遍。新疆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接受采访时说，从1990年开始，“东突”恐怖分子在新疆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陆续建立了十几个恐怖训练营地，培训恐怖分子进行犯罪活动。有资料说，1990年“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一个偏僻地带建立了训练恐怖分子的基地，该基地先后办了3期训练班，共培训了60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主要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训练班学员多数参与了1991年到1993年发生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

艾山所在的“真主党”也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疆警方人员告诉记者：“训练基地都选在离老百姓居住地很远的地方，我们是在1992年乌鲁木齐发生的震惊全国的‘2·5’公共汽车爆炸案侦察中，获得了相关线索，在1992年发现了这个训练营。”

1993年10月，因为很多线索都指向艾山，警方以从事暴力活动的罪名判处艾山劳教三年，在喀什执行。

艾山时代

1996年劳教结束，新疆警方说，艾山出来后继续活跃在一些地下组织中，但是很快就偷跑到了巴基斯坦，那时距他劳教结束只有4个月。艾山在1997年与疏附县只有初中文化的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一起出逃，这一年艾山33岁，也在这一年才真正开始他的“艾山时代”。

警方说，艾山是在后来和政府的对抗过程中逐渐被推到显著位置上的。

艾山早期在喀什的“伊斯兰真主党”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别被新疆的公安机关抓获，只有艾山出逃在外，公安机关对艾山的追逃行动使他的影响在狂热分子中不断增大。一位反恐干警介绍说，由于新疆的恐怖分子缺少像本·拉登这样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宗教修养又高的“绝对领袖”，所以他们大多只是散兵游勇，内部并不团结。在这位干警看来，恐怖头目在组织内要树立自己的绝对影响，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搞过影响力大的恐怖活动，二是宗教修养高，再就是个人组织能力强。

由于我国政府对恐怖势力一直采取高压严打态势，坚持“露头就打”，所以在新疆的一些组织往往在初期阶段就被打掉。逃亡境外发展的艾山因为自己的“一直存在”而逐渐在极端分子中奠定了“英雄形象”。

1997年艾山到巴基斯坦参与成立了“东伊斯兰真主党”——也即公安部公布的第一个恐怖组织“东伊运”，其前身是

1993年和田人买买提托乎提和阿不都热合曼纠集一伙“东突”分子在境外建立并于同年解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该组织成立时，艾山只是其中的一个委员，一年后成为首领。据一直紧密跟踪艾山行踪的一名公安干警推测，他成为组织头目的最直接原因是：“特别狂热，反政府的极端思想和行为最为突出。”

“东伊运”早期规模比较小，它在塔利班的鼎盛时期发展壮大，有媒体报道它曾经发展到六七百人的规模，而它的发展壮大也与艾山的身份有密切联系。

警方介绍说，艾山和“东伊运”在境外是作为新疆一方的代表出现——组织成员全部都是中国维族人，包括早期出境已经取得土耳其国籍的维族人和与艾山同期跑出境的新疆维族人，那时聚集在中亚的恐怖势力有塔利班、“乌伊运”、新疆分裂分子等几股不同的势力，由于每股势力都要有自己的声音，“东伊运”也就显得日渐重要。

艾山很快受到本·拉登的注意，警方说，1997年年底，在本·拉登的指使下，艾山在阿富汗建立了自己的训练营，成为本·拉登“基地”组织的共同问题顾问，而艾山的活动经费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由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提供资助。他们还通过走私贩运毒品、武器弹药和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有组织犯罪筹集经费，据说国内也有其一部分资金来源。

公安部此次公布的11名恐怖分子中，除艾山外，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阿不都米吉提·买买提克里木和阿不都拉·卡日阿吉三个榜上有名者同样来自喀什地区，也都是“东伊运”的骨干。官方资料说：“阿不都卡德尔多次派遣并指挥暴力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筹集经费，招募人员，自制武器和爆炸装置，并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造成多人伤亡。阿不都米吉提·买买提克里木组织策划多起持枪杀人、抢劫案和爆炸案。阿不都拉·卡日阿吉组织大批暴力恐怖分子在‘东伊运’设于境外的基地内进行军事、体能训练，参与策划指挥境内多起暴力恐怖活动。”

近年来，“东伊运”在境外建立基地，培训暴力恐怖分子，不断派人潜入中国境内，策划、指挥恐怖破坏活动。1998年2月，“东伊运”派遣乌斯曼·伊米提、买买提·热曼等12名暴力恐怖分子入境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警方说他们在阿富汗受过专门爆炸训练。他们在新疆和内地省市秘密建立训练点15处，对来自不同地区的150多名恐怖分子进行爆炸技术培训。其中有一名叫买买提·热曼的骨干分子在乌鲁木齐购买制爆化学原料20余种、301箱，重达6吨，价值10.2万元人民币，预谋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爆炸、暗杀等活动。

1998年年初至1999年年底，“东伊运”指挥和田的库来西团伙在新疆和田地区秘密建立多处制爆窝点，培训人员，制造手雷、爆炸装置5000余枚，发展组织成员1000余人。先后制造了和田地区墨玉县“12·14”暴力恐怖杀人案、乌鲁木齐市“2·4”抢劫杀人案等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杀害无辜群众6人。

1999年6月18日“东伊运”还制造了中国新疆新和县开枪杀害民警案等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中国警方共缴获各种

枪支98支、手雷4500余枚和大批刀具、爆炸装置、原材料等。

博弈

值得一提的是，“东伊运”的骨干成员之一木塔里甫·哈斯木1999年6月被艾山派回国，其任务一是寻

找武器；其次是寻找有钱人以筹集资金，或是搞到他们的电话号码；三是搞到阿富汗与中国的塔什库尔干接壤的边境地区图，或是去侦察那里的地理情况。对最后一点，警方解释说，艾山当时的考虑是，如果开战，他选择从中国与阿富汗接壤的塔什库尔干县开始。

新疆警方说，塔利班为境外“东突”的训练提供过各种武器，甚至还有坦克。在艾山·买合苏木的基地里，就有100多辆坦克，只要有汽油，他自己会开，也可以交给受训的其他人。

“9·11”之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基地进行严厉打击，很多基地被摧毁，基地分子被打死或打散。这种国际形势直接影响到“东伊运”等组织的命运。

与以往派遣大量受训分子回国不同，境外缺人的局面使境内招募变得十分重要。而从近两年破获的案件看，恐怖分子出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因为新疆对出境管理更加严格，很少有人直接从新疆出境，而是转道云南和西藏。路径一条是从云南出境通过中缅边境到马来西亚，再飞往巴基斯坦。另一条是从西藏出境，通过日喀则等地到尼泊尔，再到达巴基斯坦。

据警方掌握的情况，“9·11”后，“东突”境外组织的活动方式也在变化。他们由简单的暴力犯罪转向国际上大的恐怖活动。在公安机关“露头就打”的原则下，恐怖分子怕小的暴力行动暴露自己，就策划大事件，如炸毁“三峡”大坝的行动。警方说，2003年3月份，“东伊运”曾试图炸毁南新铁路，被公安机关破获。

有关人士说，“9·11”给“东突”恐怖分子的“启发”很大，他们不再把目标放在地处边境的新疆，而是向内地发展。这被公安称为“祸水东移”，他们希望在内地的中心城市策划有国际影响力的恐怖活动，一部分恐怖分子借着经商等名义潜入内地，在浙江小商品市场、河北皮货市场、上海、广东等地都发现过他们的踪影。



恐怖分子在境外制造的爆炸事件现场